

夜雪尋無



劉旭鈞

二〇〇〇年生，臺北人，臺北市東山高中學生。

母親說，晚上可能會下雪。

沉默地聽完我才想起，應該要回應的。但母親已經消失在房間的連通口，向外望的時候只看見隔壁房梳妝鏡中的自己。一陣沉默後我低頭，繼續讀著帶來的小說，不和諧地擺在桌上的兩個角落，川端康成的《古都》，以及紀大偉的《晚安巴比倫》，不久前才看到同志文學史的發行。母親說話時，我正讀著巴比倫的序言。

這裡是古都，不是巴比倫，也沒有絲毫的魔豔之氣。這裡應該就是那個單純而美好的古都，西陣的紡織工廠精心裁製和服，平安神宮壯美的古木雜綴櫻瓣，清水寺的坂道上有人來回行走，作為祈求的儀式。川端康成寫到，來回走著的女子正祈求尋找她失散的唯一親人。

她是一座淒美而緩慢的城市，雜音卻因此更加深刻，向外推開的窗隙傳來遠方特急列車的奔馳，直至深夜。

母親說，有火車吶。

我說是啊，是啊。來這邊的窗戶看得更清楚。

母親說，不用了，聲音逐漸淡出，被蒙著昏黃燈光的旅館牆壁吸去，我情願她是睡著了，卻知道不可能。她應該躺在床上，呼吸聲沉重如嘆息。繼續翻

著書頁，似乎要讓整夜成為無意義的目錄。發現自己無法靜下心是件可悲的事，一陣陣列車的疾馳告著睡眠時間的消耗，卻又同時製造夜晚無法過去的幻象，房內的時間凝固，而房外又是另一個世界。

我們還要多久，才能踏出房外？

房外的世界是不能以窗戶窺探的，玻璃紙會折射出眩惑與恐懼，並反射出站在窗前自己的表情，使對出門的猶疑更加清晰。白日的城市是一片清明，窗隙透入成絲的冷風，是故事開始的預感，沒有不踏出第一步的理由。夜裡，車站附近的燈火明滅，室內寂靜，透露安詳。古都以此面貌投射在如幕的窗前，明媚而淡雅。

但此時此刻我們身處室內，也無法想像明晨的日光照在皮膚上的感覺。一種過於寂靜的預感，細語到明日的困守。

此時手上的書不是《古都》，而是《晚安巴比倫》。我們總得要承認，即使是這座古都，也有巴比倫的一面，黑暗與昏沉的光影集中於狹小的空間，迷眩卻無法入眠。我翻著《晚安巴比倫》，一頁又一頁。文集裡談論的正是那些難以收編或非主流的事物，孽子的王國，荒人的野地，甚至是伊藤潤二的恐怖漫畫；有時人們甚至簡單化約：那是另一個世界。

於是我也就自然地相信那個世界與我毫無干係，然而謎底真相總無法於起始處看透，發現時往往已踏入彼世，曾堅信過事都被打破。自此，那些發生在遙遠地方的遊行不再是一則單純的新聞，儘管自己仍深陷困惑與疑懼。

父親的訊息打斷翻閱，問到，你們還好吧。

一如往常。我說母親吃了藥，應該就快睡著。父親簡單交代幾句後，我便準備就寢。

現在不是討論任何事的時候，包括那些終究必須面對或言說的祕密也必須封存，封存在名為巴比倫卻暫置於古都的房間裡。沐浴時令人昏沉欲睡的氳氳和回到桌前後冰冷的茶水在在催促，夜晚正逐漸離去，待至明晨，巴比倫將更加格格不入。

然而那卻是一個違反預感的早晨，我們在近午時分搭上公車。一路上車內悶熱，日光切裂人臉上的陰影，書頁上的字屢次蒙蔽。但母親仍將大衣穿上，毛帽包覆，縮在窗旁靜靜地睡著，戴著墨鏡卻掩不住有淚水流過的痕跡。她的疲憊也許來自幾顆名字詰屈聱牙的藥物，止住失眠與淚水，卻也止住清醒與食慾。

在一休上人的大德寺裡，我們繞了一圈又一圈，沒有目的卻仿如儀式。所謂儀式，是一種召喚或拯救。我們在召喚什麼，又要拯救什麼？在所有竹竿

阻擋的門前止步，在早晨的櫻前拍照，幾無人聲。這是一座人情流動的城市，無須以群聚的熱切表達，禪宗的寂靜給予旅人安寧的療傷。

夜雪尋無

340

母親說什麼時候會下雪呢？

我緩緩地回答，咀嚼每一個字符，我不知道。

我們一家人，也曾站在雪景中。雪是光明與反射的總和，日光照上積雪時，所有光明便反射入暗室。夜裡它緩緩飄落，輕盈而不嘈雜，逐漸踏實在街道上。並且，看夜雪的人會知道，待至清晨，便是一片嶄新漂白的雪原。

坐在寺內大仙院的庭中，砂紋枯山水石亭斜照著陽光，簷廊的木板及庭園石階微熱。我們在陽光下看著自己的陰影間歇投在白石上，在日光離去又歸來的時間裡，感受冷風拔除陽光的溫存，卻又隨即回溫的遷化。傍晚時，我記得母親走得好慢、好慢，無論來時路與歸途。

究竟要到什麼時候，我們才能談到巴比倫的事？

閉上眼睛，不再逼問。

下大雪了呢，母親說，語帶哽咽。

我仍雙眼緊閉，想著自己仍身在京都，有緣見到夜雪沉默萬物，不願夢醒。

評審評語

氛圍與意境十分迷人，將生病的母親與自身尋求認同的身分扣合在京都古城，全文瀟灑著一種清幽的情調，文字語言與思維、感情之間的彼此轉化，寂靜中流動著款款曖昧的騷動，濃度與視野切片都頗為特殊，視角與感情都帶動著一種奇異的光暈，烘焙出如夢似幻般的古都雪夜風味。首尾彼此環扣得精緻，有詩的意境融合著散文的敘述，靜如下雪的哀愁，一種靜到極致的傷感瀰漫其中。

— 鍾文音

得獎感言

所謂踏實，是當我們總是希望自己能把話說得真誠，或真誠面對自己，並知道自己終於達成時的寂靜。時間被記錄，便不會如同從未發生，或從未思及。讓我們感謝一切曾經發生的，也感謝那些最後仍未發生的。並且，珍惜持續發生的。